

辛亥第一枪

清末四川反封建斗争纪实

汪永著



辛亥第一枪

清末四川反正诛杀赵尔丰纪略

汪 永 著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辛亥第一枪
XINHAI DIYIQIANG
汪 永 著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四川 成都)

四川省新华书店经销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5.125

字数: 100 千字 印数: 3000册

1991年8月第1版 1991年8月第1次印刷

ISBN 7—81022—269—4/K·008

定价: 2.00 元

辛亥保路八十年巍々碑
影仍參天若非蜀水騰
初浪安得長江卷巨瀾
百代皇冠成切事千鈞
霹靂換新顏女兒立志
揮長筆左聞汗女傳
人間

汪裕厚書
一九九一年之秋

19 知今·治今·显今

——序

今年9月7日，是四川人民辛亥秋保路死事八十年周年祭日。应时出版《辛亥第一枪》一书，让人们重温那段惊心动魄的历史，既是对死难者的纪念，也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

一部好的历史文艺作品，通过对历史场景的艺术再现，既能给人以愉悦的艺术享受，又能给人以启迪和教益。《辛亥第一枪》是一个以吴庄、余正本等人为首的“三合会”——“三合保路会”的活动为主要线索，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同盟会在复杂历史背景中的斗争历程。其人物典型生动，其情节波澜起伏，其场面壮烈感人，可读性强，耐人寻味，使我们在艺术欣赏的不知不觉中，了解了四川这段重大史实。

“艺术的历史真实高于历史真实”。《辛亥第一枪》以奇妙的构思，犀利的笔触，艺术地再现了四川保路运动的历史真实；以真实的历史事件为背景，开拓了故事的崎岖发展道路。在人物塑造方面，作者笔锋游移，左右逢源，把各种复杂历史人物的心之所思，情之所系表现得淋漓尽致，令人回味；在场景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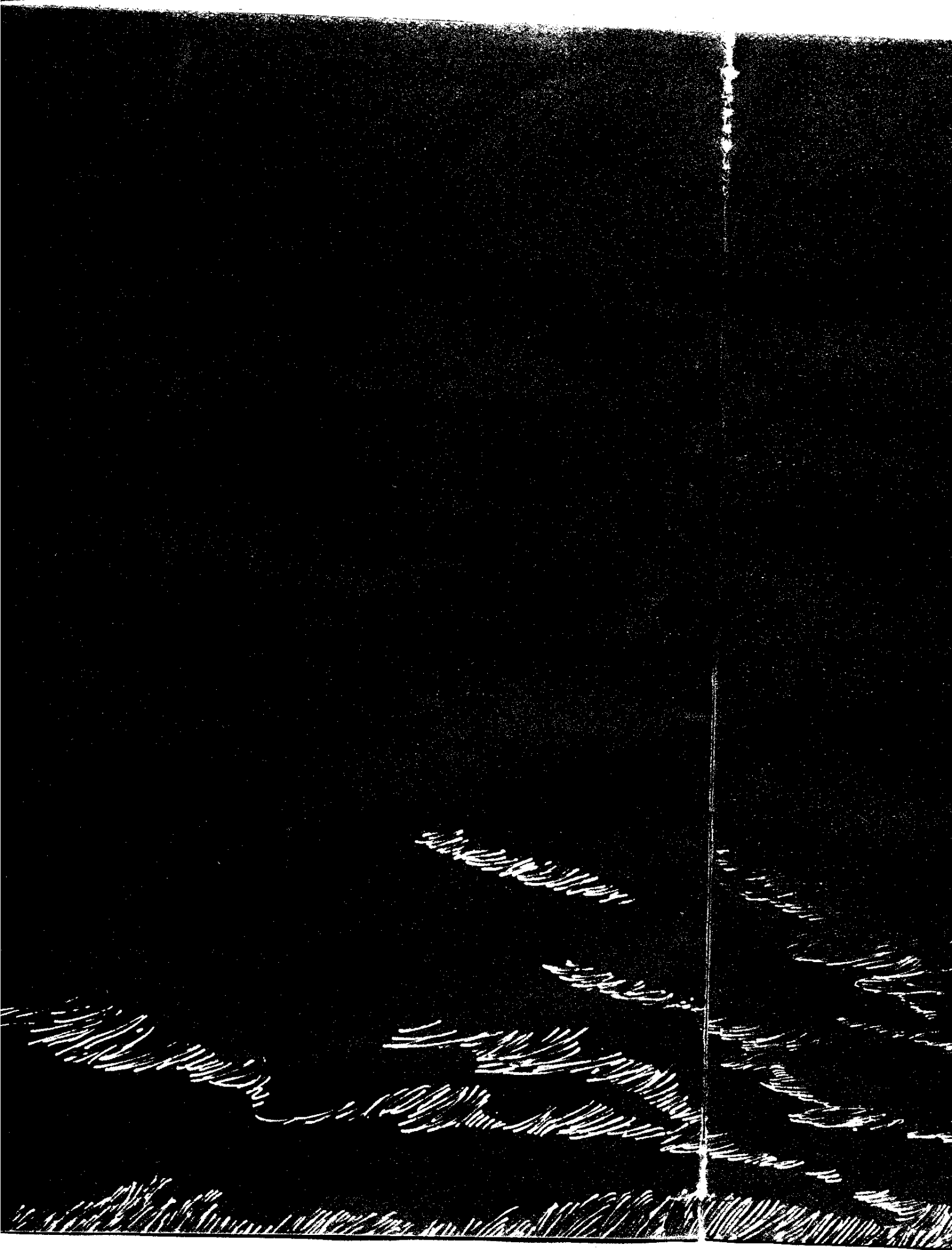
写方面，层次跳跃，声势浩大，足以表现当时运动的规模，发人深省；在对白遣词方面，具有浓郁的四川乡土气息，给人以真切之感。

“知今必鉴古”。老一辈四川人在清末高举反帝反封建的爱国主义大旗，英勇奋战，流血牺牲，迸发出了一股了不起的力量，竟创造出一个惊天动地的奇迹——四川的保路运动成为伟大的辛亥革命的导火索，打响了辛亥革命的第一枪！因为，保路运动中爆发的大规模武装反抗，分散了清军兵力，成为武昌起义得以成功的先决条件。孙中山先生承认：没有四川的保路运动，则推翻帝制，创建民国恐怕将延迟一段时间。朱德同志在他的诗句中也肯定了四川保路运动“引起中华革命先”。

“治今必鉴古”。鸦片战争爆发后，中国沦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满清政府慑于帝国主义列强炮利船坚的淫威，签订了一个个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中国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虽然使国人为之振奋，给中华民族带来了一线生机，但是，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决定了他们领导的革命不会彻底。《辛亥第一枪》从历史的角度对此作了侧面反映。辛亥革命后，“太平盛世”并没有到来，相反，中国进入了一个更加黑暗的年代。只有伟大的中国共产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推翻了“三座大山”的压迫，才建立起了真正属于人民的新中国。从这个意义上讲，《辛亥第一枪》是一部良好的国情教育读本。

“无古不显今”。历史是最好的见证人，不了解四川的旧貌，也就不可能惊喜地发现今日四川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八十年前，四川人民为从封建王朝和帝国主义者手中争夺川汉铁路路权，进行了可歌可泣的斗争。可是，从1911年的保路运动到1949年成都解放的近四十年间，四川的铁路竟一寸未修！1950年，在建国初期经济条件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党和人民政府便果断地决定在四川修筑铁路。如今的四川，已是铁路成网，四通八达，成都至武汉的铁路也早已全线贯通。“蜀道难，难于上青天”的日子已一去不复返了。在治理整顿，深化改革的今天，四川更是百业兴旺，进入了名副其实的“太平盛世”。并且，已成百上千倍地完成并超过了八十年前《川人自保书》中四川发展的“宏伟规划”。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共产党也就没有今日繁荣富足的新四川。四川人民应弘扬前辈爱国主义的光荣斗争传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把四川建设得更加繁荣美好！



目 录

第 一 集	奇袭.....	1
第 二 集	铁路公司讲演会场的各种表演...	9
第 三 集	曾妖娆家出现的人物.....	18
第 四 集	督署内的审讯.....	23
第 五 集	伞铺后园聚义.....	27
第 六 集	少城公园的奇观.....	33
第 七 集	盐市口皇位台的纠纷.....	43
第 八 集	武侯祠内的决策.....	50
第 九 集	督署大开“血山”	53
第 十 集	不一致的生死观.....	64
第 十一 集	望江楼下望江流.....	69
第 十二 集	她和她的真情流露.....	74
第 十三 集	白少爷的心.....	81
第 十四 集	保路同志军向成都挺进.....	87
第 十五 集	龙泉驿新军反正.....	92
第 十六 集	绝招与毒计.....	96
第 十七 集	皇觉寺失利	106
第 十八 集	曾妖娆的妙计天成	111
第 十九 集	两路入川大军的结局	116
第 二十 集	赵尔丰的最后挣扎	125
第二十一集	阴谋里的阴谋	133
第二十二集	元凶授首 乾坤扭转	139

第一集 奇 袭

从高空俯视，川西平原像一幅绿色地毯，仿佛地毯内有一条褐色小蛇蠕动。近处，黄澄澄的稻浪翻滚，日头照耀着蜿蜒的大路。一队大辫垂垂的清兵，正荷枪行进。一个个头缠黑色包头布，身穿紫红号褂——滚了黑边，前心后背各贴“勇”字。

孙中山先生领导国民革命，艰苦卓绝，却屡遭失败；到辛亥年——公元1911年，更是黑云压顶，困难重重。这年秋天四川爆发了保路斗争，满清王朝从武昌抽重兵西调入川，武昌的革命党便乘虚举事，于是引发了伟大的辛亥革命。四川三千多万民众在保路斗争中前仆后继，可歌可泣，面对着清兵的血腥镇压……。朱德同志有诗赞曰：

群众争修铁路权，志同道合会全川。

排山倒海人民力，引起中华革命先。

（朱德：《辛亥革命杂咏》）

那队清兵行列前，一杆绣有“清”字的龙旗迎着风。旗头竖写着：“大清四川威远营第九标第十二营”

等字。管带武官尹陵，骑匹大马，像鹰一般朝远处搜巡。然后，弯腰伸手从靴筒中抽出一个札子，展观。札子上是朱标墨字：

查三合乡暴民，聚众保路，抗捐，抗税，飭尹陵速緝元凶余正本归案法办。

切切！

赵尔丰

辛亥年八月

前面有座石拱桥。尹陵纵马上桥，清兵队列尾随而上。一清兵细作奔至马前喘着气，尹陵绷着脸问：

“小癞子，前面还有多远？”

“禀大人，只三十里地。”

“情况如何？”

小癞子眼珠滴溜溜转，巴结地：“情况？老鹰一起飞兔子都窜回窝了。”

尹陵仰天狂笑。悄声对小癞道：“传令休息！”

小癞子反身向清兵：“听着！尹陵大人恩赐歇息一会儿！”

小癞子牵尹陵的坐骑下河滩饮水。清兵旋风一般散往石桥旁坟场树荫下乘凉，哼的哼小调，缠的缠裹腿……

尹陵高悍的身躯立于桥头，吹着口哨四望着：

“咦！这儿的兔子也全回窝了，一个影儿也不见？”

小癞子刚走回，手指身后不远处：“尹大人，那不是？”

果然，从一座黑压压竹林盘里急匆匆走出一行人来。最前面那位人称半瓜精，穿不合身新长衫，戴时新毡窝儿帽，土绅粮模样，走势却显赳赳。走在身后的小伙子叫吴庄，在他身后打气说：“你这死不了的半瓜精，神气点。这回可不能瓜，只能精！”

半瓜精突然神气活现，一掸双袖，快步直前，高举名片，双手递给管带尹陵，躬身打千：

“大人，敝东迎候！”

尹陵先睨了半瓜精一眼，然后才看名片。名片上有一行字：

辛丑优贡侍晚生谢绳祖拜接

尹陵微颌首，环视一群来人，他们连忙低下头，乡姑冬梅灵动的眸子也惊慌地避开，独吴庄与尹陵四目对视。尹陵好像尊严受到轻侮似的，用恶狠狠的目光斜睨吴庄，从头打量至脚。面前不过站着一个高个儿，穿长衫草鞋的臭黄泥脚杆娃儿，只好像眼睛有点亮，胸口别有一枚“四川省城铁路学堂”校徽，不觉微怔，便转口道：

“哼，你这泥巴脚杆娃儿，也配上省念书？这玩意儿（用马鞭指着校徽）是捡的吧，嗯？”

清兵一片哄笑助兴，有的举枪狂呼。

吴庄回敬道：“大人，你好像说的是真的？你们手中的‘洋吹火筒’怕不是捡来的，而是向洋大人讨来的吧，嗯？——”

乡民群中爆发出一片笑声，乡姑冬梅笑得掩住了

嘴，另一农民笑弯了腰。

尹陵大怒，猛地扯下吴庄胸口的校徽，掷向地里，并用马鞭飞击吴庄，吴庄灵巧地向一旁闪开。

半瓜精打千，急禀：“大人大量，快莫与娃儿一般见识，敝东恭候大人用茶多时！”

“哼，想找死！”尹陵怒气稍减，随半瓜精去了。

吴庄、冬梅不约而同地齐奔向田中拾起校徽，吴庄用发辫、冬梅用长辫一起抹拭掉沾在上面的泥土，然后不约而同地向尹陵背影吐了口唾沫。

谢绳祖贡爷家客厅里，尹陵傲据上坐品茗说：“谢贡爷名布省城，我尹陵久仰。此次路过贵乡，诸多失礼，海涵海涵，哼。”

“谢绳祖”扬眉道：“哦，哪里、哪里。请问尹大人，此番亲自统兵下乡，有何要事？”

尹陵诡秘地附耳道：“我奉制台大人手谕，亲自去三合乡捉拿余正本。切勿外传，只能你一个人知道，嗯？”

“谢”微怔，愠色道：“余？余有何罪？”

尹陵：“余正本假保路为名，抗捐抗税，胆大包天，制台大人要杀一儆百！”

“据余所知，自四川三千多万民众倡修川汉铁路以来，节衣缩食，忍饥忍寒，每项钱粮税多加三成，积累白银达一千五百余万两。今皇上不恤民情，没收路

银，夺去路权，却继续强收附加的三成钱粮税，老百姓水深火热，这是官逼民反呀！”

“唉？反！你要造反，胆大！”尹陵拂袖而立，从头到脚怒目审视对方，蓦地察见对方的布鞋破绽开口，下意识地抓住腰间的手枪柄，压低嗓门惊问：

“你究竟是谁？”

“哈，哈……”那“谢绳祖”朗声笑起来，迈开他那穿着破布鞋的大脚，洋洋洒洒地在客厅当中踱起步来。他瞭望了一下窗外，回头说：

“大人有眼无珠，真的不认识我？我就是你要拿的余正本，要捉要杀，请大人动手吧？”

小厮子突地奔进客厅，一头扑地，大呼：

“尹大人，快逃命！”

尹陵脸色惨白。刹那间，茶几桌子被掀倒，花瓶、茶碗、糖果糕点、核桃花生，一古脑儿哗啦倾满一地，尹陵的身影上了窗口，瞬时没了踪影。

吴庄昂首执刀奔入，余正本挥手指向窗外喝道：

“追！”

田野上吴庄飞步追赶，尹陵没命地逃。

乡姑冬梅手执梭标，从远处喊：“庄子哥，去哪儿？”得不到回答，便尾随在吴庄之后。

吴庄眼看逼近尹陵，厉声喊道：“站住！”

尹陵见跑不掉了，嘴角抽搐起来，突地停步，拔出手枪返身向吴庄瞄准。千钧一发之际，吴庄飞身挺近，将枪踢落在地，挥刀劈下，一道寒光闪过。



尹陵刁滑地侧手顺势打掉吴庄手中大刀。于是二人一来一往，徒手搏斗起来。最后两人在泥地里翻滚扭打不休。突然，吴庄奋身跃起，擒住了尹陵的双臂。

尹陵血泥满面，面触泥土，气急败坏地骂道：“万想不到老子栽在无名小子手里，报下名……”

“吴庄，口天吴，庄严的……”

尹陵乘机巧施反擒拿法解脱，反手猛击，吴庄应声倒地。尹陵飞脚踢开吴庄伸来攀腿的手，顿时，那手臂上涌出鲜血。尹陵抽身跑开，口打唿哨：“嘘儿——！”

河岸吃草的战马，竖耳奋鬃，长嘶跑来，尹陵飞身上马，马蹄得得，后面扬起一股长长的尘雾。从后面赶上的冬梅迎着尘雾紧追不舍，将手中的梭标猛掷

而出。梭标从尹陵身旁飞过，尹陵紧夹马肚，策马一溜烟远去。

石桥头、坟地边、田地里，清军死尸横七竖八。乡民像看西洋镜般一手传一手，翻来转去地摆弄着洋枪，有的捧着洋枪亲嘴，有的对着洋枪作揖，忽有人喊：“洋枪走火！”乡民们吓得弃枪四处跑散。这时，余正本怒气勃勃地走来，乡民们方才停住跑动。只见余正本走至吴庄面前，厉声问：

“唉？‘灵官’你放跑了？你怕死，害怕了吧！”

吴庄俯首站立，半晌无语。最后沉重地：

“爷，孩儿无能，放走了‘灵官’，甘愿领罪。”

余正本厉声道：“今日立法就从你吴庄开始。若乱了法度，今后难以服众。拿军棍！由老夫亲自杖责二十。”话毕余正本已抓军棍在手。

吴庄无怨地跪下，俯身伏地。这时，乡民们群情紧张，不约而同地向旁立的一老叟喊道：“智伯？”那智伯果然开口讨情：“庄子年幼骨嫩，未经战阵，况且现是文明学堂的学生爷了……”

余正本打断道：“我刚立了法度，就是天王老子我也要惩治……”语音未了，早已举起军棍。乡姑冬梅分开众人，攀住那擎棍的手哭泣着跪地：

“爹！人家庄子哥与灵官死拚，擒住灵官却遭了反擒拿，怕内脏都受伤了哪！”

余爷惊悟，手中军棍木然坠地，叹气道：

“今日灵官走脱，来日要付出多大的代价呀！一

个屠夫，一个灵官，二人把川人给害苦了。”

他俯首慈爱地扶起吴庄，当场授以反反擒拿法。一老一少，一来一往，擒、反擒、再反擒，瞧那吴庄早已泪流满面。乡民中有叹息声，也有叫好声。当半瓜精到来时，一老一少已收拳而立。

半瓜精头缠白帕，已还了乡民装束，押着肥胖臃肿的优贡生谢绳祖。谢张细目四顾，一到余爷面前，便扑倒在地打起滚来，干嚎道：

“姓余的，你干得倒漂亮，可祸事惹大了，赵大帅决不会饶我，你先杀了我谢绳祖吧。”

余爷巍然不动，脱下绅士长袍，鄙夷地向地上的谢绳祖掷去：“滚！”

乡民大笑，一双接一双穿草鞋和沾有黄泥的赤脚，从谢贡生圆肥的躯体上跨过。

三合场上鞭炮锣鼓齐鸣，耍龙的、舞狮的……一片欢乐景象。一块挂着红绸花朵的长吊牌，在成百上千双手中传递着，最后挂上了三合场川主庙门，上写着：

三合乡保路同志会

余正本看着这块吊牌，眼睛湿润了，仿佛眼中有无数块吊牌叠现……“荣县保路同志会”、“万县保路同志会”、“安岳县保路同志会”、“华阳县保路同志会”、“省城商界保路同志会”……“川汉铁路总公司保路同志总会”。余正本眼前一亮，感到自己已融入了千军万马之中。